

《一个人的好天气》中的“恋物”及其治愈 ——兼谈日本当代年轻人生存现状

苏永怡

内容提要: 在青山七惠芥川奖获奖作品《一个人的好天气》中,女主人公知寿第一天寄住到舅姥姥家后,便偷偷潜入舅姥姥房间,开始了“偷窃”,在后文中,作者先后六次直接描写知寿的偷窃行为。本文将探究知寿不断重复的“偷窃”行为背后的隐藏含义,分析其“恋物”运作机制,并探析这一反常行为的具体原因及其治愈,同时管窥日本当代年轻人生存现状。

关键词: 青山七惠 《一个人的好天气》 恋物癖 治愈

作者简介: 苏永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日本文学研究。

Title: Fetishism and Its Healing: Aoyama Nanae's *Hitori Biyori* and the Living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Young People

ABSTRACT: In Aoyama Nanae's award-winning novel *Hitori Biyori*, the heroine, Mita Tizu, secretly sneaks into her grandma's room, and begins to "steal". The novel describes six cases of Tizu's steal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hidden motives behind Tizu's repeated "stealing" and its subsequent healing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living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youth.

Keywords: Aoyama Nanae, *Hitori Biyori*, fetishism, cure

Author: Su Yongyi <yongyisu@163.com> is a Ph.D. candidate at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lso an editor of CASS, Beijing, China (100732), specializing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literature.

《一个人的好天气》(『ひとり日和』, 2007)的作者为日本新锐作家青山七惠(Aoyama Nanae, 1983—)。青山2005年凭借《窗灯》登上文坛,随后又凭借《一个人的好天气》斩获第一百三十六届芥川奖,并于2009年凭借《碎片》获第三十六届川端康成文学奖。在《一个人的好天气》中,二十岁的女主人公知寿离开家乡寄住到舅姥姥吟子家。知寿第一天到舅姥姥家后便偷偷潜入其房间,“打开玻璃门,随便抓了一个最外面的小丑木偶,返回自己房间”(青山12)。这是小说中第一次写到知寿的偷窃行为,小说中先后共有六次关于“偷窃”的直接描写。主人公从小时候就有并且直到现在“还常常会犯这个毛病”(34)。通过收集微不足道的小物件,以拍纪念照的心情收藏这些小物件,知寿收获了“小小年纪最大的快感”(34)。日本有多位学者注意到了作品中“偷窃”行为,但都未对这一行为进一步展开论析。不断重复的“偷窃”行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含义,知寿偷窃的物品又扮演着什么角色,这值得我们探讨。

一、“偷窃”行为的隐喻及其原因

知寿的“偷窃”行为有其不同于一般的“偷窃”的特点。第一,知寿对这些物件的占有是一种非法占有。在到舅姥姥家的第一天,知寿便趁其洗澡,展开了“偷窃”,并随后多次重复此行为。在舅姥姥家寄住了一阵子后,有天夜里,趁舅姥姥沉沉睡着,“我打开吟子枕边的一只带镜子的小藤柜,伸手进去摸了摸,除了纸和凉凉的塑料之外,触到了一只手感很好的布盒子,就轻轻把它拿了出来”(青山32)。第二,这种“偷窃”行为反复发生。知寿的这种“偷窃”行为,并非到东京后才开始出现,“从小就有爱拿人家东西的毛病,当然,我没有胆子偷商场的东西,一般是偷周围人的小玩意儿来丰富自己的收藏,这成为我小小年纪最大的快感”(青山33),可见知寿是多年的“惯犯”。第三,知寿偷窃之物是既不是钱也不是贵重物品,而是普通平凡的物件,“橡皮啦、彩笔啦、小夹子啦等等微不足道的物件”(青山34),还有“钥匙扣、粗糙的戒指、运动裤”(98)、男同学的体育帽、女同学的花头绳、老师的圆珠笔等等,可见,这是一种旧物占有。第四,这些平凡之物有着特别的意义,能为知寿带来满足感。这些小物件多来自知寿身边关系比较亲近的人,知寿把这些小物件存在三只鞋盒子中,偶尔翻看,沉浸在回忆中,想起小物件原来的主人和自己的关系,在小物件上倾注了很多感情。

关于对这些平凡之物的特殊癖好,学界多位学者对此有所研究。我们可以将知寿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恋物癖”(吴琼88),又称“恋物/物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琼对“恋物癖”概念的谱系学进行了考察:

许多时候,恰恰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在视觉上毫无奇观性可言的物品,一个无用之物,在拥有者或观看者的眼里照样是奇观化的,照样可以发挥奇观的效能,引发奇观的效果,即照样可以给拥有者或观看者带来非凡的快感。在这个时候,很显然不是物本身的外观或奇观化表象在发挥作用,而是主体的视觉驱力在物品上的蔓延和扩散引发了物品意义的放大,使物升华为一个奇观对象。精神分析学把这一心理放大机制称之为“恋物癖”。(95)

通过吴琼对“恋物癖”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知寿的行为“偷窃”行为背后与“恋物癖”的心理机制具有一致性。首先,知寿对“物”的占有是通过“偷窃”完成的,而且这种行为反复

发生。《变态心理学》指出恋物癖“患者为了获得所恋之物往往会用很多时间和精力,甚至会不顾法律而进行偷窃、抢掠”(张伯源 102)。其次,知寿“偷窃”的是一些普通的小物件,并非一些值钱的东西,即拉康所谓“无用之物”。再次,这些“无用之物”却有着奇观化效果,能够给拥有者带来非凡的快感。据此,我们可以知道,知寿“偷窃”行为的实际上是“恋物癖”。那么,知寿为何“恋物”?“物”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拉康认为,恋物癖中充当恋物对象的“物”实际上是一个符号,作为神奇之物,它充当着联系主体和世界的中介,它使那不可见的东西以可见的形式或形象表现出来,所以它的功能是“帘”或者“幕布”的功能(吴琼 97)。物,作为一种“能指”被赋予某种形而上学的神秘性质,符号化或者能指化,物品的符号化赋予了物品原有的使用价值之外的意义内容,这一运作使欲望符号化和能指化。因此,知寿“想起东西原来的主人和我的关系”时“会感到安心”(青山 34)。

“恋物”的前提是欲望对象的缺失。“恋物”的主体是欲望的主体,因为欲望对象的缺失,欲望主体把欲望投射到某个对象之上。“物恋”在拉康的理论视野中实际上和“失去”、“焦虑”、“缺失”有关。拉康的“恋物癖”相关概念,最初缘起于弗洛伊德在 1927 年一篇名为《物恋》的文章,文章指出,对于物的迷恋,乃是男孩面对母亲“被阉割”的身体时产生的心理转移现象,拉康进一步阐释了该理论,指出阉割根本上关涉的是主体在其构成过程中必要遭遇的对象的“缺失”或“匮乏”,而这种对象的原初失落、匮乏,有时候又与欲望满足相关,也就是说“对象”这个概念总是与“失落”(loss)联系在一起,总是与欠缺、匮乏联系在一起(吴琼 618)。知寿作为欲望的主体,遭遇了欲望对象的“缺失”和“匮乏”,小说中有关于“寂寞”、“悲伤”、“空虚”的诸多描写。在知寿的众多“失落”之中,包括父爱、母爱、恋情等方面。首当其冲的是父亲的缺席。在知寿五岁时,父母离婚,知寿跟随妈妈生活,父爱的缺席导致知寿的生活并不快乐,“觉得自己没有爸爸,很可怜”,并且“一度想当不良少女”,知寿将“自己的不快乐归咎于父母”(青山 21)。如果说不够健全的家庭环境是造成知寿“恋物癖”的重要原因,那么,母亲要去中国教书,对于刚刚高中毕业,以打零工为生的知寿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恋爱受挫进一步加剧了知寿的“缺失”与“匮乏”,来到东京后的两度恋爱受挫使得知寿的心情更加阴郁,“被爱”的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失去恋人陪伴的恐惧困扰着知寿。

恋物的主体因“缺失”而寻找相关对象来替代“缺失”。恋物主体的欲望投射的对象即为恋物对象。恋物对象是一个幻象,它在恋物主体那里幻化成具体的“物”并承担起替代欲望对象的功能。恋物的主体因为欠缺而去寻找理想他者,希望借助他者完成自我的完满,但是恋物主体发现他者也是有欠缺的,于是采取了一个吊诡策略:承认他者的欠缺,放弃向理想他者提出无条件爱的要求,同时通过与他者相关的部分对象的转喻性替代他者,否认他者的欠缺,以想象性满足补偿或者遮蔽自身的欠缺(吴琼 98)。“物恋”作为一种时间哲学,属于时间的物化,“物”不仅仅是物,还凝聚着过去经历,透射着主体的欲望,通过“物”留住回忆,满足主体的需求。知寿因为欠缺而去寻找他者,借助他者来完成自身的完满,而他者又不能完全满足主体的欲望,于是主体将欲望投射到某个对象之上,即知寿对他者的欲望投注到“物”之上。“物”作为一个符号替代了他者,起到了代替主体欲望对象的功能,来自不同对象的“物”代替的是不同的欲望对象。上文已经提到知寿感到孤单、寂寞,无人陪伴,知寿通过相应的“物”来满足这些“缺失”。知寿担心失去这些陪伴,充满了不安和焦虑,鞋盒子里既有过去多年存下的东西,又有到东京后的新收藏。

作为恋物的主体,知寿的欲望运作方式在其爱情方面表现尤为明显。知寿因为担心失去男朋友,所以保留了男友阳平的头发,男友藤田的烟、小汽车模型、钥匙扣、戒指、运动裤、手帕、汗巾等等。作为恋物主体的知寿偷偷拿了不同男友的不同的“物”,这些“物”代替相应的男友,欲望的主体在恋物对象身上进行欲望运作,从而帮助欲望主体知寿完成的欲望满足。手帕作为知寿的恋物对象,充当了联系知寿和(前)男友藤田的一个中介,藤田是不在场的彼物的映现或者形象化,是主体的欲望对象。《精神病学》指出,直接与异性身体接触的物品往往是恋物症者关注的对象。手帕属于贴身物品,物品与主人有亲密的接触,因此这类穿戴物品通常是恋物癖者所恋的对象之一(沈渔邨163)。五官是感知世界的窗口,借由五官,辅之以幻想,“物”起到了恋物对象的功能。晚上睡觉时,知寿把藤田的手帕盖在枕头上,闻到一股汗酸味儿,通过嗅觉上的感知,手帕起到了替代藤田的作用,而且通过想象弥补藤田的不足,制造了一个更加完满的“藤田”,从而达到了“容易睡着”(青山82)的效果。主体因为欠缺而通过他者寻求满足,“有汗酸味儿的手帕”充当了藤田的“替代物”,对不在场的藤田完成了弥合。此外知寿还伏在装有各种“物”的鞋盒子上,闻它的气味,经常凝视和抚摸盒子里的物品。“物”使记忆和知觉达成一致,制造假象。此外,与藤田分手后,知寿“每天晚上都看一遍藤田的东西。抽了一支最早拿的香烟尝尝,已经发潮了,不好抽”(132)。通过视觉的观察,以及“抽烟”味觉的品尝,知寿试图营造一个更加符合预期的想象中的男友藤田。

二、“恋物”背后的日本当代年轻人生存现状

知寿的“恋物癖”有其原生家庭成长环境、个人情感经历的原因,也与其特殊的人生阶段及日本的社会现状密切相关。在作品中,知寿二十岁,高中毕业后开始打零工,来东京后的第二天开始在钟点工派遣公司工作,知寿虽为个体,但她的这些经历对于日本的“八零后”年轻人来说却有很大的共通性。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发生了很多改变,到了21世纪,远大的进取心已经被丢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焦虑和恐惧(Fackler 1, 14)。“失落的十年”给日本经济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日本未能如进入预期的科技乌托邦,而是深受焦虑和不安全感折磨,许多公众调查表明,日本人的幸福感和满足度处于低位,自杀率在上世纪处于前列。作品中描述了知寿与男友藤田乘坐地铁时,在地铁杜鹃之丘站遇到有人跳轨自杀。安德鲁·戈登认为,日本正走向一条社会及经济的死胡同,日本受困于各种令人不安的社会趋势,兼职、契约以及派遣等各种临时性就业方式就是这种困境下因果关系的产物,最后不只是成年的已婚女性,甚至是追求终身事业的年轻男性都无法找到一份正规工作(566)。与日本传统的“终身雇佣制”模式相比,兼职、契约、派遣等临时性就业方式有很多变数,这些就业方式不便于追求长期事业,大多属于比较初级的体力劳动,薪资待遇不高,工作时间也有很大不确定性,对于从业者也缺乏相应的保障。知寿从事女招待和小卖店售货员两份工作,一个月可以赚十万日元,这样的薪资在东京很难有体面的生活。到东京之前母亲曾劝说知寿不要去东京,“物价啦、房租啦,可贵了”(青山23)。东京是世界上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知寿寄住在吟子舅姥姥家,部分是因为在东京租公寓需要几十万日元,还得交煤气费、水费(26)。作品中也提到,如果不是正式职员,没有相应的保险,不论是多贵的医疗费都只能自己支付(152)。知寿的经历与当代日本社会的现状紧密相关,其经历及心路历程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的缩影。2000年前后,日本经济曾一度低迷,被称为“就业冰河期”。自2008年国际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继续恶化。日本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的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春季毕业的应届大学生就业率降至自1996年开始该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非正规雇佣下工作的劳动者占比已近四成。也有人将目前大学生就业现状称为“超就业冰河期”。虽然日本政府启动了“就职冰河期世代支援计划”,但成效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青山在写作《一个人的好天气》之时,恰好处于与知寿相似的人生阶段。作品初次发表于2007年初,主要创作于2006年。彼时青山23岁,刚刚大学毕业,正是踏入社会工作的第二年,在东京新宿一家旅游公司工作,在作品获芥川奖的当天下午还在公司上班,直到2010年2月辞职成为专职作家之前,青山一直是这家公司的普通员工,青山七惠曾明确指出这部作品写给大学时的自己。作品中知寿的人生阶段与作者的人生阶段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在作品中我们随处能见到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的焦虑和忐忑,这些成为社会人的过程中的情绪反映在知寿的工作、恋爱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青山笔下拥有特殊癖好的人物并非只有知寿一位,其出道作品《窗灯》中的绿藻也是一位具有偷窥他人生活癖好的人。特殊的癖好正是当代年轻人压力之下的病态心理的症状。此外,青山还塑造了《温柔的叹息》中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冷漠青年绿和无所事事的弟弟。其《紫罗兰》中任性、孤僻、不合群的雷米、《新大楼》里在办公室左右为难的真美子、《修鞋的男人》中寂寞的万梨子等人物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告别校园、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群像。《一个人的好天气》在中国引进出版后,很受欢迎。芥川奖评委石原慎太郎对《一个人的好天气》称赞有加,称其凝缩了日本都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孤独。借由初入社会的主人公的种种遭际,我们得以管窥当代日本年轻人面临的种种问题及其生活现状。学者李征认为,青山七惠的小说主题比较契合中国年轻人成长阶段的心理,青山笔下的日本年轻人既写出了日本年轻人的现状,又有一定普适性。

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现状无疑是当代日本作家关注的热点,除青山七惠外,很多当代作家都关注此领域。如津村记久子的《绿萝之舟》(2008)描绘了十九岁女子长濑大学毕业后遭遇“就职冰河期”,为了维持生计,她拿着微薄的薪水,不得不同时身兼数职。摘得首个令和芥川奖获奖的《穿紫色裙子的女人》(2019)则描绘了日本八零后艰难的就业和孤独的生活,作者今村夏子生于1980年,今村夏子从25岁到30岁左右,一直在酒店兼职做清洁工,两位年龄相近的作家都曾面临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固定工作的难题。青山七惠与津村记久子、今村夏子等作家一道通过书写折射了当今日本社会的惨淡现实,展现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实施下、在失落的时代中通过自己的努力顽强地生存下去的年轻女性形象。

三、“恋物”的治愈

知寿沉迷于旧物之中,通过旧物替代相应的人,不过这种弥合和替代只是暂时的,是一种假象。后来知寿对“物”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当藤田与知寿分手后,知寿也逐渐意识到了“应该将与藤田关的所有的都埋到记忆深处去,像门楣上那些消除了个性的死去的彻罗基们一样”(青山119)。从此处我们可以看到,知寿开始有了接受现实、改变自己对待失去的“对象”(藤田)态度的想法,希望拥有吟子对待“死去的彻罗基”的态度,尽管此时还做不到。“死去的彻罗基”是吟子过去养过的猫的统称,这些猫死后,吟子将他们的照片挂到了墙上。知寿希望能够做到像吟子那样对待那些“失去”。通过墙上的照片,我们可以分析吟子对待“缺失”的态度。

本雅明论及照相摄影时指出“在对遥远的或已消逝的爱进行缅怀的膜拜中,画像的价值

找到了其最后的避难所”，但是“当人像在照相摄影中消失之时，展示价值便首次超越了膜拜价值”（本雅明13）。照片主要有两种价值：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对于非人像摄影来说，更多的是展示价值。吟子把死去的猫的照片全部都挂到了墙上，按照本雅明之理论，猫的照片更多是为了展示，就算是基于“猫”在日本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考虑到日本有“拟猫成人”的浮世绘传统，我们将“猫像”上升为“人像”，也仅仅是多了一个回忆缅怀的价值。吟子认为“回忆不在照片里”，照片的意义只是缅怀。知寿“恋物”反映了其对于失去的焦虑，知寿拒绝接受“失去”，而“拒绝”相对的则是“接受”。面对死去的猫，吟子的态度是“接受”，把猫像挂在了墙上。

知寿从沉浸在“恋物”泥沼中到对“物”的态度发生转变，这与吟子对待“缺失”的态度紧密相关。日本文学长于抒情性和感受性的文字，青山的作品延续了这一传统，通过细腻的笔触作品描写了知寿点点滴滴的细微感受及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心理，而吟子舅姥姥的生活中待人处世的态度影响了知寿，在其成长的重要阶段产生了诸多润物无声的影响。本居宣长在论及《源氏物语》时指出，关于“物哀”的意味，即“世上万事万物，形形色色，不论是目之所及，抑或耳之所闻，抑或身之所触，都收纳于心，加以体味，加以理解，这就是感知‘事之心’、感知‘物之心’，也就是‘知物哀’”（66）。本居宣长认为，“物语则对一切事物都主张知其物之心、事之心，并以此为善，而不管道德上的善恶评价，在这种感动中，就有了‘物哀’，并以此为根本宗旨”（66）。“知物哀”是日本文学区别于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知物哀”的根本宗旨是“知物之心”、“知事之心”、“不管道德上的善恶评价”。吟子舅姥姥的处世态度可以概括为“知物哀”，而正是这一特征帮助于知寿治愈了“物恋”。

吟子“知物哀”，具有“知物之心”“知事之心”，从自然人性出发，对万事万物包容、理解与同情。知寿一个人在东京生活，从小缺乏陪伴，生活中经常感到孤单、寂寞，吟子给了知寿很多关心和陪伴，能够体察知寿的心情和状况，曾到知寿工作的小卖店探班，约知寿一起出去吃饭、旅行，用自己的方式对失恋的知寿表达关切。而吟子对恋情和社会的态度也影响了知寿。对于年轻时没有结果的恋情，吟子选择忘记，并且能够淡然接受一切。当知寿倾诉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之时，吟子告诉知寿世界不分内外，能否适应社会关键在于自己。吟子对知寿的关心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知寿内心的缺失，而其对待恋情及社会的态度更是直接影响了知寿。知寿虽然无法跟“物”告别，但对“物”的态度开始逐渐改变，希望跟“物”告别，“真想把戒指和项链都从楼顶上扔下去”（青山133）。与最开始的沉迷相比，“我感觉那里面的东西在逐年褪色，气味也在消失”（99），知寿虽然仍然陷在“物”的泥沼中，但对“物”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渐降低。

吟子“知物哀”，而不随意进行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一点在对待知寿“偷窃”的态度上体现最为明显，并且直接影响了知寿“恋物癖”的治愈。吟子在知寿第一次偷拿东西时就已经知道，但一直假装不知道。对于知寿的恋物行为，吟子选择顺应知寿的行为，并不揭露，也没有对其进行警戒教育和道德劝导，而是假装不知道知寿的偷窃及其恋物，顺其自然，充分挖掘知寿的潜能及其自省。“‘知物哀’者，遇到可哀的事情即便极力平心静气，也仍然禁不住感到可哀”（本居宣长164），也就是说虽然不加道德指责，但是“知物哀者”能够感受所哀对象的立场和感受，对万事万物有充分的共感力。

吟子在待人处世中逐渐影响了知寿，培养了知寿“知物哀”的能力，主人公知寿试图通过“物”留住回忆，但吟子告诉知寿“回忆不在照片里”（青山165）。“近来，鞋盒子里的小物件已经不再给我以安慰了”（165）。经历了沉迷“恋物”、努力告别“恋物”却又做不到，知寿终

于下定决心与“物”告别,扔掉了保存“物”的鞋盒子,“体育帽、花头绳、红圆珠笔、头发、烟、仁丹,所有的”(165),至此知寿不再需要这些“物”,“恋物癖”得以完全治愈。

有趣的是,吟子的做法完全符合森田疗法的理念。森田疗法是由日本精神医学博士森田正马教授创立的一种疗法,后被他的学生命名为“森田疗法”,广泛应用于神经症、抑郁症、精神病、人格障碍等的治疗。森田疗法主张“顺应自然地接受自己的情绪”。现代医学表明,森田疗法结合暴露疗法能使“恋物癖”患者积极内省,并充分挖掘自身潜能,是治疗恋物癖的重要方法之一(付雪兵89)。吟子未必了解森田疗法,但是她的做法却完全符合其理念,森田疗法不止是一个心理障碍治疗方法,更是一种人生哲学,与这与日本禅宗文化传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知寿“恋物癖”得以治愈的另一重要现实基础是其工作的改变。她应聘到一家公司打工做事务工作,希望通过认真努力工作逐渐做到依靠自己活下去。因为工作干得不错,所以在公司有人事变动时,她成为了正式职员,有了自己的宿舍、保险,走出校门的知寿终于适应了初入社会的生活,学会了独立生活。

治愈是日本文学的重要主题,在当代日本文学中,众多作家笔下呈现了形形色色需要被治愈的人物,但不是每位个体都被治愈了。津村记久子《绿萝之舟》中的长濑同样大学毕业后身兼数职,努力工作,却积劳成疾,在残酷的世界饱受伤害,孤寂的灵魂变得千疮百孔。与知寿同为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辻村深月的《没有钥匙的梦》(2012)中芹叶没能治愈自己,最终走向了犯罪的极端。在《一个人的好天气》末尾,知寿乘坐着电车,眺望窗外的风景,看到樱花树秃秃的褐色枝桠,畅想着春天樱花盛开时的生活,感知到了春天,她不再试图通过“物”留住过去,知物哀,告别过去,一个人走向好天气。

结 语

《一个人的好天气》中的主人公知寿遭遇了父母的缺席、恋爱的挫折,这些“缺失”之下,知寿受“恋物癖”困扰。作为恋物对象的“物”实际上是一个符号,它充当着联系主体和世界的中介,起到了替代欲望对象的功能,使那不可见的东西以可见的形式或者形象表现出来,欲望主体知寿通过“恋物”机制,借助“物”完成自我的完满。吟子的“知物哀”逐渐影响了知寿,知寿逐渐学会如何对待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恋物”得以治愈。小说共分五个部分,从春天写起,最后一部分描写的是冬天快结束时的事情,但标题为“迎接春天”,经历一个春夏秋冬的轮回,知寿从沉迷“偷窃”,依赖偷来的“小物件”,到逐渐对“小物件”丧失兴趣,与物告别,学会了在冬天等待春天,享受一个人的好天气,呼应了小说题目。作为描绘日本迷惘八零后的代表作家之一,青山七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透过《一个人的好天气》,我们看到了在失落的时代中,一位初入社会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适应社会的女性形象,通过其遭际和内心世界,我们得以窥见当代日本年轻人的生存现状。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enjamin, Walter.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Trans. Wang Caiyong. Beijing: China City Press, 2002.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

Fackler, Martin. "Japan Goes from Dynamic to Disheartened." *New York Times* 16 October 2010. 1, 14.

Fu, Xuebing. "An Overview of Fetishism." *Science of Social Psychology* 10 (2014): 87-90.

[付雪兵:《恋物癖概述》,《社会心理科学》2014年第10期,第87-90页。]

Gordon, Andrew.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Trans. Li Chaojin.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17.

[安德鲁·戈登:《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李朝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Goto-Jones, Christopher. *Modern Japa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rans. Gu Xinyuan. Nanjing: Yilin Press, 2014.

[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现代日本》,顾馨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Motoori, Norinaga. *Japan Mononoaware*. Trans. Wang Xiangyuan. 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 2010.

[本居宣长:《日本物哀》,王向远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

Nanae, Aoyama. *Hitori Biyori*. Trans. Zhu Jiaro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1.

[青山七惠:《一个人的好天气》,竺家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Shen, Yucun. *Psychiatry*.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8.

[沈渔邨:《精神病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年。]

Takara, Takehisa. *Morita Shoma Practice*. Trans. Kang Chengjun and Shang Bin.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1994.

[高良武久:《森田心理疗法实践》,康成俊、商斌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

Wu, Qiong. *Jacques Lacan: Read Your Symptoms*.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11.

[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Zhang, Boyuan. *Abnormal Psychology*. Beijing: Peking UP, 2005.

[张伯源:《变态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责任编辑:许希夷)

